



2019年7月12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 张弘 版式 姚昆 责任校对 陈建师

电子邮箱: 3461304797@qq.com

花桥 副刊

8

双抢那些事

□秦桂生

在农村，但凡体验过“双抢”的人，都刻骨铭心。

所谓“双抢”，简单地说，就是广西等种植双季稻的江南地区农村在炎热的夏日“抢收早稻，抢插晚稻”的一个特有称谓。一般来说，它从每年的七月中下旬开始到八月初“立秋”前结束，持续二十天左右。这二十天，是南方乡村最潮湿最闷热的日子，一年之中农活最集中，也是农人劳动量最大的日子！

我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出生的人，刚开始时以为“双抢”是古代传承下来的农事活动，后来听村里的老人讲，它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随着双季稻在我国推广之后才出现的新事物，之前是种植单季稻的，不存在什么“双抢”。

我的老家在桂北农村。桂北是广西重要的水稻产区，自然是“双抢”的主战场了。我第一次参加“双抢”是在上世纪70年代末。那时还是生产队的时候，为了替家里多抢点“工分”，年纪才是十二三岁初中还未毕业的我，就在当年的暑假投入了残酷的“双抢”。

记得我第一天的“双抢”任务是割禾。那天清晨，天边刚泛出鱼肚白的时候，村干部便吹响了出工收割早稻和插田抢种晚稻的哨声。尖厉的哨声划破了黎明的宁静，也不客气地把我从睡梦中唤醒。在一个接着一个的哈欠声中，我还没来得及洗漱，便拿起镰刀挑起箩筐随父母出了家门，之后便归入收割大军深一脚浅一脚地径直朝一个叫做“马草坪”的稻田走去。黎明的田野，稻香扑鼻，蛙声如潮，不远处的长蛇岭上还不时传来布谷鸟“快种快割”的鸣叫声，似乎在提醒和催促人们莫误农时抓紧时间完成“双抢”。

下得田来，在一旁的母亲就急忙告诉我割禾的基本要领：摆开步子、弯下腰身、抓稳稻秆、刀到禾起，还一连给我做了几次示范动作。我学着母亲的样子，开启了平生第一次割禾的经历。凑巧的是，我下的第一块田是块放不干水的烂泥田。这为割禾增添了不少难度和麻烦。因为割禾的时候双脚深陷在泥水里，不方便迈开，既费力又影响速度，有时还一不小心踩进脚窝里，那脚窝里的泥浆水便顺着脚趾缝猛然喷射出来，直把你的衣裤弄得“泥花”朵朵，甚至直射到大腿根。下田不久，我就中了一招，当时只好暗自叫苦。在一片错杂的割禾声中，稻禾不断地被割倒放好，一块块稻田也渐渐地露出了它优美的轮廓。

“不要割啦，打谷子了！”早上八点多钟的时候，一个村干部站在田基上叫了一声。“天啦！还要打谷子啊？大家都累得腰酸背痛，饿得

肚皮挨背皮了！”我满怀愁绪地自言自语道。旁边的文姐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，于是鼓励我说：“割禾就是这么干的，坚持一下吧，咬咬牙就过去了！”就这样，我在打谷机的飞速旋转和疯狂的恶叫声中又坚持了一个多小时。眼看就要回家吃早饭了，这让几乎虚脱的我从中得到一丝安慰。但接下来的这个任务却又让这些安慰顷刻消失——每个人要挑一担刚打下来的谷子回生产队才能回家吃早饭！这简直是摧残人啊！还好，当时好心的大婶看到我年龄小，个子不高，谷子装筐时，特意给我少放了几十斤，我这才东碰西撞把谷子挑了出来。回家吃早饭还不到一个小时，我们又出发了，这一去就到中午两点多钟才回家；午饭后，我们顶着烈日再出发，直到大约晚上七点才回家。

那天晚上，我早早地上了床，怎奈浑身酸痛，动弹困难，虽倦极而久久不能入睡，眼前浮现的全是那一幕幕令人心惊肉跳的割禾的情景。于是，我幼小的心灵第一次萌生出“发奋读书，跳出农门”的强烈愿望。

“双抢”最辛苦的恐怕是插田了。每天凌晨五点多，就得摸黑赶到秧田里去扯秧，待把秧苗一根一根地扯出来之后，再把根部的泥巴在水中荡洗干净，用稻草扎上把，装进篓子，然后挑回家，吃了早饭后再挑到另外的地方去插秧。扯秧时，光扯、洗、扎这三个连环弯腰动作就不知要重复多少遍，至少得连续累上三个小时，直到备足了一天用的秧苗才能回家吃早饭。有道是，真道雄关，即使是一件小事要做好也不容易。扯秧亦如此。

“双抢”最辛苦的恐怕是插秧了。每天凌晨五点多，就得摸黑赶到秧田里去扯秧，待把秧苗一根一根地扯出来之后，再把根部的泥巴在水中荡洗干净，用稻草扎上把，装进篓子，然后挑回家，吃了早饭后再挑到另外的地方去插秧。扯秧时，光扯、洗、扎这三个连环弯腰动作就不知要重复多少遍，至少得连续累上三个小时，直到备足了一天用的秧苗才能回家吃早饭。有道是，真道雄关，即使是一件小事要做好也不容易。扯秧亦如此。

“双抢”最辛苦的恐怕是插秧了。每天凌晨五点多，就得摸黑赶到秧田里去扯秧，待把秧苗一根一根地扯出来之后，再把根部的泥巴在水中荡洗干净，用稻草扎上把，装进篓子，然后挑回家，吃了早饭后再挑到另外的地方去插秧。扯秧时，光扯、洗、扎这三个连环弯腰动作就不知要重复多少遍，至少得连续累上三个小时，直到备足了一天用的秧苗才能回家吃早饭。有道是，真道雄关